喚醒女性自覺
—「婦女新知」雜誌社

李俊人



一九八七年是臺灣婦女團體蓬勃發展的一年。消費、環保、以及社會問題，都以不同的型態與婦女運動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從另一方面來看，婦女團體也爲社會運動提供了一個強而有力的資料。婦女力量的衝頭展現，使得各種婦女問題受到廣泛而強烈的關注，也使得沈寂多年的婦女意識再度高漲。在衆多婦女團體中，「婦女新知雜誌社」及「主婦聯盟」形象最鮮明也最受矚目。雖然同爲婦女團體，但兩者在成立動機、性格、及訴求對象方面却有顯著的不同，而在婦女意識方面則又存在著微妙的關係。從兩者的觀念及動態之中，我們或可看出兩種不同典型的婦女團體如何以不同的方式來達成提高婦女地位的目標。

△民國71.年2.月，「婦女新知」雜誌社成立，揭示「喚醒婦女、支援婦女，建立平等和諧的兩性社會」的宗旨，並以「堅守女性立場，以喚醒女性自覺為職志」做為出版方針。

△民國72.年3.月8.日，舉辦「八三三八婦女週」提出「婦女的潛力與發展」之課題。

△民國73.年推展「一九八四保護婦女年」，提出「婦女性騷擾」問題。

△73.年6.月下旬，發動七個婦女團體聯合簽署了一份「墮胎合法化」的婦女意見書呈遞立法院，並召集二十餘名婦女到立法院旁聽，間接促成了「優生保健法」的成立。

△定74.年為「一九八五家庭主婦年」，提出「家庭主婦再發展」的問題。

△74.年5.月，「婦女新知」而「女青年會」合作，擬對審查中的「民法親屬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中對已婚婦女顯著不公的條款表示意見，但因該草案在立法院中迅獲通過而未及反映。

△定75.年為「一九八七職業婦女年」，提出「婦女平等工作權」的課題。

△76.年1.月10.日，與「彩虹專案」及許多社會團體共同發起「抗議人口販賣」遊行，呼喊抗議雛妓基本人權之受剝削，及人口販子、嫖客惡行未受法律制裁、員警包庇等問題，引起社會大眾廣泛的關切並導致日後「正風專案」的施行。

「**Awakening** 即是要喚起女性意識的覺醒。女性的權利必需女性自己去爭取。」（鄭至慧）

“Awakening”，是「婦女新知」雜誌的英文名稱。自清末的「女界鐘」敲響了婦女解放的先聲之後，女權運動在中國便開始了她那艱辛而遙遠的路程。在八十多年的努力之後，中國女性的地位與權益無疑地有了大幅的提昇。但是，在外表的、物質的男女平等之下，却常常使心滿意足的婦女們忘了還有更龐大而根盤節錯的男性沙文主義意識型態與傳統思想盤據在這個父系社會之中，處處限制了女性發揮潛力與自我實現的機會。夫妻財產權、子女監護權、婦女工作權乃至普遍存在的家庭觀、事業觀、愛情觀，仍處處透露出女性只不過是「第二性」的訊息。「男女平權」在法律上並不完善，在意識上更尚未覺醒，而婦女運動却似乎已漸趨沈寂了。

中華書局在74.年出版的「中華民國當代名人錄」中，男性佔5,245人，女性却僅261人，約爲19：1之比。女性潛能未得以發揮，不僅是女性自身，同時也是整體社會的巨大損失。另一方面，在這個消費性社會中，爲了迎合男性意識，女性不僅淪爲促銷商品的漂亮玩偶，甚至根本成爲金錢買賣的商品。舉此兩端，已足以看出女性在現今社會上的地位實未有一般人想像中高，女性意識也未曾眞正覺醒。而「婦女新知」所秉持的理想，即在於「喚醒」（Awake）女性意識，以「支援婦女，建立平等和諧的兩性社會」。自71.年雜誌社成立以來，她們遭遇了無數的挫折與艱苦，但是，她們持續不斷的努力却也爲臺灣的婦女們點起了一盞不滅的燈。在介紹「婦女新知」之前，呂秀蓮女士、李元貞女士的熱誠與貢獻是值得一提的。



「環顧世界各國的婦女運動，自創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和行動策略，把這套『主義』出版做為實踐的依據的，呂秀蓮可說是第一人。」（中國論壇，23.卷11.期）

呂秀蓮，臺灣省桃園縣人，一九四四年生。她在一九七六年所創立，由女性所組成的「拓荒者出版社」，確然是臺灣婦女運動拓荒的基石。呂秀蓮女士在美國伊利諾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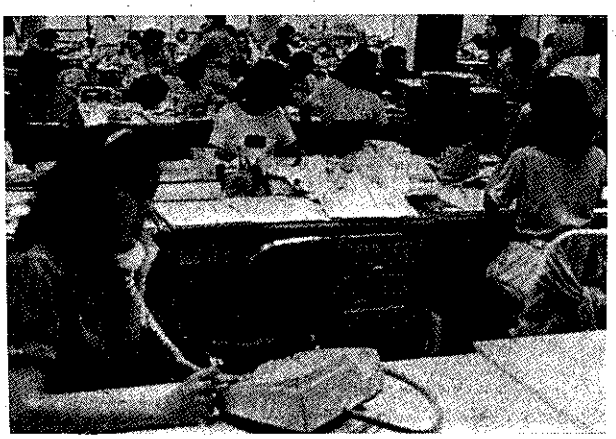


女性的權利必須女性自己去爭取

學修得比較法學碩士後於一九七一年返國，自此即不斷地爲推展新女性主義、創立女性團體而奔波。她認爲：「臺灣的婦女問題，絕不止於受過高等教育的這一層面而已，更嚴重的是中下層社會。眞有心爲婦女命運奮鬥的人自非『往下紮根』不可。」於是她乃多方奔走，嘗試成立一能爲婦女代言，並提供婦女實質助力的女性團體。惜因當時政治環境的保守而未能獲准成立。但是她所揭示的「新女性主義」却對日後婦女思想的啟蒙深具影響。「新女性主表」主張「先做人，再做男人或女人」，並特別強調本土性、批判性、與妥協性，對傳統的性別角色及婦女形象多予包容，近似於本土化後的自由主義派的女性主義。與西方的各女性主義流派相較，已是極溫和且對父系社會價值觀多所讓步的了。但是她所種下的「先做人，再做男人或女人」的主張中，人權的理念及男女平權的架構也爲日後的婦女團體指出了一個不變的方向。

「我並不是什麼特別的女人，原來爭取自由正是婦女運動的核心，發展自我，也是婦女問題的一部分。」（李元貞，文星 105，P.112）

呂秀蓮女士因高雄事件入獄後，臺灣的婦女運動也隨之沈寂，直到李元貞女士接續起此一火把，女性運動才又邁向了第二個起點。李元貞，一九四六年生。她自幼即對女性意識較爲敏感，成年之後更因婚姻生活而對男女之間的關係有更深入的反省。「在幾經愛與自由的掙扎之後，



逐漸發現我需要自由甚於愛，我必須忠於自己。所以我咬牙捨棄愛而選擇自由。」在一次不成功的婚姻之後，她「漸漸體會到個性受到壓抑的苦悶並非源自個人心理狀態，而是父系社會把女性角色類型化的結果。」她體認到她所遭逢的困境並不是她個人的人格因素所造成的，婦女問題早已普遍地存在於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造成這種問題的，則是父系社會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觀。於是，李元貞乃主動參與了呂秀蓮所倡導的「新女性運動」。在「新女性運



走出校園，婦女一樣要面對挑戰

動」正推展之時，「接著來是冰雪嚴寒的高雄事件，使我意志消沈了兩年。但看到民國七十年以後，臺灣社會仍以無比的朝氣在前進，自己也努力振作起來，邀集了新朋舊友，開始在民國七十一年二月，創辦了《婦女新知》雜誌，希望繼呂秀蓮的新女性運動之後，我們能爲臺灣的婦女問題，及社會變遷中兩性新關係的建立，盡一點棉薄之力。」（文星 105）於是，「婦女新知」踏著「拓荒者」的腳步，在近年來的諸多婦女團體中扮演著突出的、女性主義宣導者的角色。

「大多數旁觀者對這份其貌不揚的小型婦女刊物不寄予任何期望，料定『活』不過一年。孰料這份過低的期許反而轉化成對發行人李元貞和其他社員的鞭策和督促的力量」（中國時報，76.年 3.月 8.日）

「婦女新知」既以喚醒女性自覺爭取女性權益爲宗旨，自不免在此父系中心思想及傳統保守觀念充斥的社會中被視爲異端。「社會上並不習慣看到我們打破『女性應當無私無我』的神話，爲自己爭取權益」婦女新知主編鄭至慧女士這麼說。由於女性意識的低沈，因此「婦女新知」的行銷面一直未能突破思想較前進的女性知識分子而普及於社會大衆。「我們最大的困難還是人力財力的不足，因此很多想要做的事情沒有辦法很快地去做。」鄭至慧表示。「雜誌的發行是一種商業行爲，因此發行面沒有做到很廣就不夠維持。我們的經費來源除了發行收入之外就是社員捐獻，相當的有限。」在財力、資源的困窘之下，婦女新知在28期之後曾有一段時間不得不改變型態以單張發行。但是，在最艱苦的時期，社員們的熱誠與奉獻支撐著婦女新知不斷前進的脚步。「最可貴的，是我們一直沒有間斷過。婦女新知已經有五年了，我想我們大概可以繼續走下去。」



儘管婦女新知沒有雄厚的財力與龐大的組織做後盾，但是她於五年間的成就却在衆多婦女團體中倍受矚目，在雜誌方面，婦女新知持續地引介西方女性主義的經典作品，並以新女性主義的觀點對峙下的社會現象乃至中外文學、電影作品做多方面的批判與探討，使得女性意識得以在臺灣逐漸生根、茁壯，在行動方面，一年一度的專題，如「家庭主婦再發展」、「兩性對話」、「平等工作權」等，都曾引起廣泛的注目和討論。對與女性權益有關的法律條文，婦女新知更集結了婦女的力量共同努力爭取，如「優生保健法」及「民法親屬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使得女性的意見得以陳述，女性權益更能受到保障。婦女新知也直接以行動爲受到不平等待遇的女性奔走。例如：新知曾經爲被三重客運公司不合理調職的廿二名女性隨車服務員出面，協調公司爲她們的問題做合理的安排。今年更與彩虹專案共同發起「抗議人口販賣」遊行，爲受人口販子壓榨的雛妓呼喊、抗議，引起社會上巨大的震撼與反應。婦女新知不論是在女性主義的傳佈或女權運動的推展上，都可以說是臺灣婦女界的先鋒。



「一些强調服飾、戀愛、人際關係的婦女雜誌，並不是從女人的自主性出發的，她們所流露出來的訊息常常是妳如何去取悅男人。……我覺得問題不是出在內容，而是在於角度。」（鄭至慧）

婦女消費市場日益增大的同時，各種不同型態的女性雜誌也隨之擴張，幾乎到了五花八門的地步。不過，市場的擴張並未帶來婦女意識的充分覺醒。在談到現今各種婦女雜誌對女性意識的覺醒是否具有負面作用時，鄭至慧表示：傳統的婦女雜誌比較強調婦女的家庭角色，但是自社會型態改變，大量女性進入就業市場之後，有些條件，能力較強的婦女便在事業、家庭兩方面能夠兼顧的情況下締



婦女新知發行人　李元貞女士



造出卓越的成就。於是現代某些婦女雜誌便特別強調這類「女超人的神話」，塑造出完美女性必需能面面俱到的形象。這種過高的要求反而使現實中的一般婦女常常覺得自己「很糟糕」，而忽視了「女超人」之所以成功的特殊背景和條件，因而產生更大的迷惑。另一方面，部分婦女未有充分婦女意識的覺醒，而仍延續著一些父系社會中女人是男人的性玩物的觀念。因此在編輯上常出現較曖昧的立場，例如在雜誌中會同時出現具有高度女性自覺的文字和部分強調性玩偶形象的文字。（如何去吸引男性、如何取悅男性……等等。）而一些「少女雜誌」過度刺激消費的報導，對目前仍沒有經濟能力的少女而言也造成較不健康影響。這類型的雜誌一方面以少女爲銷售對象，一方面又過於強調時裝、化粧品等（針對高收入婦女）的消費刺激，是雜誌定位及角色的混淆。這許多的女性雜誌一方面基於商業的立場而偏重於消遣性質的文字，一方面也對女性意識缺乏充分的了解，因此一直未能在闡揚女性主義上確立明確的方向。當然，也有一部分的女性雜誌是以很嚴肅的態度來探討女性問題的。

「理想的現代男性與現代女性應能多為自己的選擇負責，而這種選擇應是真正根據自己的性向、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受傳統男女角色區分的塑造的。在追求自我發展時不應以犧牲另一性為手段。」（鄭至慧）

「婦女新知」的宗旨在於「建立平等和諧的兩性社會」，因而她對現存於兩性之間不平等、不和諧的現象也多所批判。婦女新知的批判風格，由其對「風尚」雜誌創刊號封面的抨擊可見一般。（風尚雜誌，標榜男性的格調與品味。其創刊號封面爲一著緊身韻律服的女子屈靠於一一衣飾筆挺的男性膝下。）婦女新知的信念是，唯有兩性能互相尊重，摒除現存的歧見與不平，則眞正的兩性和諧才會到來。因此，婦女新知往往反而被視爲抗爭性最強的婦女團體，她「甘冒大不韙，直接向父系權勢挑戰，爭『女權』、『工作權』等非常傷感情，却又非常重要的實質利益，是極端違反傳統女性無私無我形象的作法。因此不但惹怒舊男性，也使舊女性退避三舍，不屑爲伍。」（中國時報，76.年3.月9.日）但是，維繫著舊男性、舊女性幸福的古典家庭觀、古典倫理觀正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片片剝落。在這個講求自我實現、獨立自主的時代裏，男女分工已不能以粗略的男主外、女主內來劃分，個人的社會成就也超越了男女分際而打破了男尊女卑的思想。社會上對個人價值的判斷既擺脫了以往的觀念，那麼期待以相夫教子、無私無我的奉獻來滿足自我實現需求的女性不免因此而



充滿失落感。如何在這個新社會中重建女性的價值，釐清兩性之間的關係，使得佔人力總數一半的婦女能眞正獲得平等與新的幸福，應是所有婦女所必然要面對的課題。「婦女新知」現在雖然站在抗爭的最前線，但又何嘗不是一個新的兩性和諧的開始呢？

